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坡全集卷五十二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儲曾英

東坡全集卷五十二

宋　蘇軾　撰

奏議六首

論河北京東盜賊狀

熙寧七年月蘇軾奏臣伏見河北京東比年以來蝗旱相仍盜賊漸熾今又不雨自秋至冬方數千里麥不入土竊料明年春夏之際寇攘為患甚於今日是以輒陳狂瞽庶補萬一謹按山東自上世以來為腹心根本之

地其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安危昔秦并天下首收三晉則其餘强敵相繼滅亡漢高祖殺陳餘走田横則項氏不支光武亦自漁陽上谷發突騎席卷以并天下魏武帝破殺袁氏父子收冀州然後四方莫敢敵宋武帝以英雄絶人之資用武歷年而不能并中原者以不得河北也隋文帝以庸夫穿窬之智竊位數年而一海内者以得河北也故杜牧之論以為山東之地王者得之以為王霸者得之以為霸猾賊得之以為亂天下自唐

天寶以後奸臣僭峙於山東更十一世竭天下之力終不能取以至於亡近世賀德倫挈魏博降後唐而梁亡周高祖自鄴都入京師而漢亡由此觀之天下存亡之權在河北無疑也陛下即位以來北方之民流移相屬天災譴告亦甚於四方五六年間未有以塞大異者至於京東雖號無事亦當常使其民安逸富强緩急足以灌輸河北缾竭則罍恥脣亡則齒寒而近年以來公私匱乏民不堪命今流離饑饉議者不過欲散賣常平之

粟勸誘蓄積之家盜賊縱横議者不過欲增開告賞之門申嚴緝捕之法皆未見其益也常平之粟累經振發所存無幾矣而飢寒之民所在皆是人得升合官費丘山蓄積之家例皆困乏貧者未嘗其利富者先被其災

昔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乃知上不盡利則民有以為生苟有以為生亦何苦而為盜其間凶殘之黨樂禍不悛則須敕法以峻刑誅一以警百今中民以下舉皆闕食冒法而為盜則死畏

法而不盜則飢飢寒之與棄市均是死亡而賒死之與忍飢禍有遲速相率為盜正理之常雖日殺百人勢必不止茍非陛下至明至聖至仁至慈較得喪之孰多權禍福之孰重特於財利少有所捐衣食之門一開骨髓之恩皆徧然後信賞必罰以威克恩不以僥倖廢刑不以災傷撓法如此而人心不革盜賊不衰者未之有也謹條其事畫一如左

一臣所領密州自今歲秋旱種麥不得直至十月十

三日方得數寸雨雪而地冷難種雖種無生比常年十分中只種得二三竊聞河北京東例皆如此尋常檢放災傷依法須是檢行根苗以定所放分數今來二麥元不曾種即根苗可檢官吏守法無緣直放若夏稅一例不放則人户必至逃移尋常逃移猶有逐熟去處今數千里無麥去將安往但恐良民舉為盜矣且天上無雨地下無麥有眼者共見有耳者共聞決非欺罔朝廷豈可坐觀不放

欲乞河北京東逐路選差臣僚一員體量放稅更不檢視若未欲如此施行即乞將夏稅斛㪷取今日以前五年酌中一年實直令三等已上人户取便納見錢或正色其四等以下且行倚閣縁今來麥田空閒若春雨調匀却可以廣種秋稼候至秋熟並將秋色折納夏稅若是已種苗麥委有災傷仍與依條檢放其闕麥去處官吏諸軍請受且支白米或支見錢所貴小民不致大段失所

一河北京東自來官不榷鹽小民仰以為生近日臣
僚上章輒欲禁榷賴朝廷體察不行其言兩路官
民無不相慶然臣勘會近年鹽課日增元本兩路
祖額三十三萬二千餘貫至熈寜六年增至四十
九萬九千餘貫七年亦至四十三萬五千餘貫顯
見刑法日峻告捕日繁是致小民愈難興販朝廷
本為此兩路根本之地而煑海之利天以養活小
民是以不忍盡取其利濟惠鰥寡隂銷盜賊舊時

孤貧無業惟務販鹽所以五六年前盜賊稀少是時告捕之賞未嘗破省錢惟是犯人催納役人量出今鹽課浩大告訐如麻貧民販鹽不過一兩貫錢本偷稅則賞重納稅則利輕欲為農夫又值凶歲若不為盜惟有忍飢所以五六年來課利日增盜賊日衆臣勘會密州鹽稅去年一年比祖額增二萬貫却支捉賊賞錢一萬一千餘貫其餘未獲賊人尚多以此較之利害得失斷可見矣欲乞特

敕兩路應販鹽小客截自三百斤以下並與權免收税仍官給印本空頭關子與竈户及長引大客令上歴破使逐旋書填月日姓名斤兩與小客限十日更不行用如敢借人為人影帶分減鹽貨許諸人陳告重立賞罰候將來秋熟日仍舊并元降敕牓明言出自聖意令所在雕印散牓鄉村人非木石寧不感動一飲一食皆誦聖恩以至舊來貧賤之民近日飢寒之黨不待驅率一歸於鹽奔走

爭先何暇為盜人情不遠必不肯捨安穩衣食之門而趨冒法危亡之地也議者必謂今用度不足若行此法則鹽税大虧必致闕事臣以為不然凡小客本少力微不過行得三兩程若三兩程外須藉大商興販決非三百斤以下小客所能行運無緣大段走失且平時大商所苦以鹽遲而無人買小民之病以僻遠而難得鹽今小商不出税錢則所在爭來分買大商既不積滯則輪流販賣收税

必多而鄉村僻遠無不食鹽所賣亦廣損益相補
必無大虧之理縱使虧失不過却只得祖額元錢
當時官司有何闕用哿朝廷捐十萬貫錢買此兩
路之人不為盜賊所獲多矣今使朝廷為此兩路
饑饉特出一二十萬貫見錢散與人戶人得一貫
只及二十萬人而一貫見錢亦未能濟其性命若
特放三百斤以下鹽稅半年則兩路之民人人受
賜貧民有衣食之路富民無盜賊之憂其利豈可

勝言哉若使小民無以為生舉為盜賊則朝廷之憂恐非十萬貫錢所能了辦又況所支捉賊賞錢未必少於所失鹽課臣所謂較得喪之孰多權禍福之孰重者為此也

一勘會諸處盜賊太半是按問減等災傷免死之人走還舊處挾恨報讎為害最甚盜賊自知不死既輕犯法而人戶亦憂其復來不敢告捕是致盜賊公行切詳按問自言皆是詞窮理屈勢必不免本

無改過自新之意有何可改獨使從輕同黨之中獨不免死其災傷勑雖不下與行不同而盜賊小民無不知者但不傷變主免死無疑且不傷變主情理未必輕於偶傷變主之人或多聚徒衆或廣置兵仗或摽異服飾或質劫變主或驅擄平人或賂遺貧民令作耳目或書寫道店恐動官私如此之類雖偶不傷人情理至重非止闕食之人苟營餱糧而已欲乞今後盜賊贓證未明但已經考掠

方始承認者並不為按問減等其災傷地分委自長吏相度情理輕重內情理重者依法施行所貴凶民稍有畏忌而良民敢於捕告臣所謂衣食之門一開骨髓之恩皆徧然後信賞必罰以威克恩不以僥倖廢刑不以災傷撓法者為此也

右謹具如前自古立法制刑皆以盜賊為急盜竊不已必為強劫強劫不已必至戰攻或為豪傑之資而致勝廣之漸而況東京之貧富係河北之休戚河北之治亂

係天下之安危識者共知非臣私見願陛下深察此事至重所捐小利至輕斷自聖心決行此策臣聞天聖中蔡齊知密州是時東方饑饉齊乞放行監禁先帝從之一方之人不覺飢寒臣愚且賤雖不敢望於蔡齊而陛下聖明度越堯禹豈不能行此事有愧先朝所以越職獻言不敢自外伏望聖慈察其區區之意赦其狂僭之誅臣無任悚懼待罪之至謹伏候敕旨

上皇帝書

元豐元年十月某日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徐州軍州事臣蘇軾謹昧萬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以庸材備員冊府出守兩郡皆東方要地私竊以為守法令治文書赴期會不足以報塞萬一輒伏思念東方之要務陛下之所宜知者得其一二草具以聞而陛下擇焉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灌輸河北缾竭則罍恥脣亡則齒寒而其民喜為盜賊為患最甚因為陛下畫所以待

盜賊之策及移守徐州覽觀山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於載籍然後又知徐州為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既燒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畧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騶發突騎雲縱真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宿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為池

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馬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檑木砲石凡戰守之具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絶人喜為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未止為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桀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人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材恣

睢於徐朝廷亦不能討豈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即利國監自古為鐵官商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藏鏹巨萬常為盜賊所窺而兵衛寡弱有同兒戲臣中夜以思即為寒心使劇賊致死者十餘人白晝入市則守者皆棄而走耳地既産精鐵而民皆善鍛散冶戶之財以嘯名無賴則烏合之衆數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也順流南下辰發已至而徐有不守之憂矣不幸而賊有過人之才

如呂布劉備之徒得徐而逞其志則京東之安危未可知也近者河北轉運司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廷從之昔楚人亡弓不能忘楚孔子猶小之況天下一家東北二冶皆為國興利而奪彼與此不已隘乎自鐵不北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詣臣而訴者數矣臣欲因此以征冶戶為利國監之捍屏今三十六冶冶各百餘人採礦伐炭多飢寒亡命強力鷙忍之民也臣欲使冶戶每冶各擇有才力而忠謹者保任十人籍其名

於官授以郤又刀槊教之擊刺每月兩衙集於知監之庭而閱試之藏其兵於官以待大盜不得從使犯者以違制論治戶為盜所擬久矣民皆知之使治出十人以自衛民所樂也而官又為除近日之禁使鐵得北行則治戶皆悅而聽命奸猾破膽而不敢謀矣徐城雖險固而樓櫓敝惡又城大而兵少緩急不可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騎射兩指揮於徐此故徐人也嘗屯於徐營壘材石既具矣而遷於南京異時轉運使

分東西路畏餽餉之勞而移之西耳今兩路為一其去來無所損益而足以為徐之重城下數里頗産精石無窮而奉化廂軍見闕數百人臣願募石工以足之聽不差出使此數百人者常採石以甃城數年之後舉為金湯之固要使利國監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無虞矣沂州山谷重阻為逋逃淵藪盜賊每入徐州界中陛下若採臣言不以臣為不肖願復三年守徐州得領沂州兵甲巡檢公事必有以自效京東惡盜多出逃

軍逃軍為盜民則望風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也技精則難敵法重則致死其勢然也自陛下置將官修軍政士皆精銳而不免於逃者臣嘗考其所由蓋自近歲以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軍軍士當部送者受牒即行往返常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息錢不能辦百姓畏法不敢貸貸亦不可復得惟所部將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糧賜以上下相持軍政不修博奕飲酒無所不至窮苦無聊則逃去為盜臣自至

徐即取不係省錢百餘千别儲之當部送者量遠近
裁取以三月刻納不取其息將吏有敢貸息錢者痛以
法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博比朞年士皆飽暖練熟技
藝等第爲諸郡之冠陛下遣勑賜按閱所具見也臣願
下其法諸郡推此行之則軍政脩而逃者衰亦去盜之
一端也臣聞之漢相王嘉曰孝文帝時二千石長吏安
官樂職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
以下轉相促急司隸部刺史發揚陰私或居官數月

而退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從横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者以守相威權素奪故也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以王嘉之言而考之於今郡守之威權可謂素奪矣上有監司伺其過失下有吏民持其短長未及按問而差替之命已下矣欲督捕盜賊法外求一錢以使人且不得得盜賊凶人情重而法輕者守臣輒配流之則使所在法司覆按其狀劾以失入

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破姦人之黨乎由此觀之盜賊所以滋熾者以陛下守臣權太輕故也臣願陛下稍重其權責以大綱闊畧其小過凡京東多盜之郡自青鄆以降如徐沂齊曹之類皆慎擇守臣聽法外處置強盜頗賜緡錢使得以布設耳目畜養爪牙然緡錢多賜則難常少又不足於用臣以為每郡可歲別給一二百千使以釀酒凡使人緝捕盜賊得以酒予之敢以為他用者坐贓論賞格之外歲得酒數百亦足以使人

矣此又治盜之一術也然此皆其小者其大者非臣之所當言欲默而不發則又私自念遭值陛下英聖特達如此若有所不盡非忠臣之義故昧死復言之昔者以詩賦取士今陛下以經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吳楚閩蜀之人至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沈鷙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人爭得失於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

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為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故臣願陛下特為五路之士別開仕進之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為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二千石入為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為多黄霸起於卒吏薛宣奮於書佐朱邑選於嗇夫邴吉出於獄吏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争為之往往積功

以取旄鉞雖老奸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鰍為之制今世胥吏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陛下不用也今欲用胥吏牙校而胥吏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故臣願陛下採唐之舊使五路監

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祿之以今之庸錢而課之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閥書其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途而奸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其條目委曲臣未敢盡言惟陛下留神省察昔晉武平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濤論

其不可帝見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盜賊蠭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其言乃驗今臣於無事之時屢以盜賊為言其私憂過計亦已甚矣陛下縱能容之必為議者所笑使天下無事而臣獲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圖之則已晚矣干犯天威罪在不赦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乞醫療病囚狀

元豐二年正月某日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徐

州軍州事蘇軾狀奏右臣聞漢宣帝地節四年詔曰令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稱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瘐死獄中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此漢之盛時宣帝之善政也朝廷重惜人命哀矜庶獄可謂至矣因以掠笞死者法甚重惟病死者無法官吏上下莫有任其責者苟以時言上檢視無他故雖累百人不坐其飲食失時

藥不當病而死者何可勝數若本罪應死猶不足深哀其以輕罪繫而死者與殺之何異積其寃痛足以感傷陰陽之和是以治平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手詔曰獄者民命之所繫也比聞有司歲考天下之奏而瘐死者甚多竊懼守獄吏與犯法者旁緣為奸檢視或有不明使吾元元横罹其害良可憫焉書不云乎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其具為令後諸處軍巡州司理院所禁罪人一歲内在獄病死及兩人者推司獄子並從杖六十科

罪每增一名加罪一等至杖一百止如係五縣以上州每院歲死及三人開封府府司軍巡院歲死及七人即依上項死兩人法科罪加等亦如之典獄之官推獄經兩犯即坐本官仍從違制失入其縣獄亦依上條若三萬户以上即依五縣以上州軍條其有養療之不依條貫者自依本法仍仰開封府及諸路提點刑獄每至歲終會聚死者之數以聞委中書門下點檢或死者過多官吏雖已行罰當議更加黜責行之未及數年而中外臣

條爭言其不便至熙寧四年十月二日中書劄子詳定編勑所狀令衆官衆詳獄因不因病死及不給醫藥飲食以至非理慘虐或謀害致死者有逐一條貫及至捕傷格鬬實緣病死則非獄官之罪况有不幸遭遇瘴疫死者或衆而使獄官濫被黜罰未為允當今請只行舊條外其上件獄囚病死條貫更不行用奉聖旨依所申臣竊惟治平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手詔乃陛下好生之德遠同漢宣方當推之無窮而郡縣俗吏不能深曉

聖意因其小不通輒為駁議有司不能修其缺通其礙
乃舉而廢之豈不過甚矣哉臣愚以為獄囚病死者獄
官坐之誠為未安何者獄囚死生非人所能必責吏以
其所不能必吏自懼罪多方以求免囚中有疾則責保
門留不復療治苟無親屬與雖有而在遠者其捐瘠致
死者必甚在獄臣謹案周禮醫師歲終則稽其醫事以
制其食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
之十失四為下臣愚欲乞軍巡院及天下州司理院各

選差衙前一名醫人一名每縣各選差曹司一名醫人一名專掌醫療病囚不得更充他役以一周年為界量本州縣囚繫多少立定傭錢以免役寛剰錢或坊場錢充仍於三分中先給其一俟界滿比較除罪人拒捕及闘致死者不計數外每十人失一以上為上等失二為中等失三為下等失四以上為下下上等全支中等支二分下等不支下下科罪自杖六十至杖一百止仍不分首從其上中等醫人界滿願再管勾者聽人給歴子

以書等第若醫博士助教有闕則比較累歲等第最優者補充如此則人人用心若療治其家人緣此得活者必衆且人命至重朝廷所甚惜而寛剩役錢與坊場錢所在山積其費甚微而可以全活無辜之人至不可勝數感人心合天意無善於此者矣獨有一獘若死者稍衆則所差衙前曹司醫人與獄子同情使囚詐稱疾病以張人數臣以謂此法責罰不及獄官縣令則獄官縣令無縁肯與此等同情欺罔欲乞每有病囚令獄官縣

令具保明以申州委醫官及本轄干繫官吏覺察如詐稱病獄官縣令皆科杖六十分故失為公私罪伏望朝廷詳酌早賜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登州召還議水軍狀

元豐八年十二月某日朝奉郎前知登州軍州事蘇軾狀奏右臣竊見登州地近東北號為極邊塞外山川隱約可見便風一帆奄至城下自國朝以來常屯重兵教習水戰旦暮傳烽以通警急每歲四月遣兵戍駝基島

至八月方還以備不虞自景德以後屯兵常不下四五千人除本州諸軍外更於京師南京濟鄆兖單等州差撥兵馬屯駐至慶歷二年知州郭志高爲諸處差來兵馬頭項不一軍政不肅擘畫奏乞創置澄海水軍弩手兩指揮并舊有平海兩指揮並用教習水軍以備警急爲京東一路捍屏敵知有備故未甞有警議者見其久安便謂無事近歲始差平海六十人分屯密州信陽板橋濤洛三處去年本路安撫司人更差澄海一百人往

萊州一百人往密州屯駐檢會景德三年五月十二日
聖旨指揮令後宣命抽差本城兵士往諸處只於威邊
等指揮内差撥即不得抽差平海兵士其平海兵士雖
無不許差出指揮葢縁元初創置本為抵替諸州差來
兵馬豈有却許差往諸處之理顯是不合差撥不惟兵
勢分弱以起戎心而此四指揮更番差出無處學習水
戰武藝惰廢有誤緩急伏乞朝廷詳酌明降指揮今後
登州平海澄海四指揮兵士並不得差往别州屯駐謹

録奏聞伏候勅旨

乞罷登州榷鹽狀

元豐八年十二月某日朝奉郎前知登州軍州事蘇軾狀奏右臣竊聞議者謂近歲京東榷鹽既獲厚利而無甚害以謂可行以臣觀之葢比之河北淮浙用刑稀少因以為便不知舊日京東販鹽小客無以為生大半去為賊盜然非臣職事所當言者故不敢以聞獨臣所領登州計入海中三百里地瘠民貧商賈不至所在鹽貨

只是居民喫用今來既榷入官官買價錢比之竈户賣與百姓三不及一竈户失業漸以逃亡其害一也居民咫尺大海而令頓食貴鹽深山窮谷遂至食淡其害二也商賈不來鹽積不散有入無出所在官舍皆滿至於露積若行配賣即與福建江西之患無異若不配賣即一二年間舉為糞土坐棄官本官吏被責專副破家其害三也官無一毫之利而民受三害決可廢罷竊聞萊州亦是元無客旅興販事體與此同欲乞朝廷相度不

用行臣所言只乞出自聖意先罷登萊兩州榷鹽依舊
令竈戶賣與百姓官收鹽稅其餘州軍更委有司詳講
利害施行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論給田募役狀

元豐八年十二月某日朝奉郎禮部郎中蘇軾狀奏右
臣竊見先帝初行役法取寛剩錢不得過二以備災傷
而有司奉行過當通計天下乃十四五然行之幾十六
七年常積而不用至三千餘萬貫石先帝聖意固自有

在而愚民無知因謂朝廷以免役為名實欲重歛斯言流聞不可以示天下後世臣謂此錢本出民力理當還為民用不幸先帝升遐聖所欲行者民不知也徒見其具積未見其散此乃今日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所當追探其意還於役法中散之以塞愚民無知之詞以興長世無窮之利臣伏見熈寧中嘗行給田募役法其法亦係官田如退攤戶絶沒納之類及用寛剩錢買民田以募役人大畧如邊郡弓箭手臣知密州親行其法先募弓手

民甚便之曾未半年此法復罷臣聞之道路本出先帝
聖意而左右大臣意在速成且利寛剰錢以為它用故
更相駁難遂不果行臣謂此法行之益有正利朝廷若
依舊行免役法則每募一名省得一名雇錢因積所省
益買益募要之數年雇錢無幾則役錢可以大減若行
差役法則每募一名省得一名色役色役既減農民自
寛其利一也應募之民正與弓箭手無異舉家衣食出
於官田平時重犯法緩急不逃亡其利二也今者穀賤

傷農農民賣田常苦不售若官與買則田穀皆重農可小紓其利三也錢積於官常苦幣重若散以買田則貨幣稍均其利四也此法既行民享其利追悟先帝所以取寛剩錢者凡以為我用耳疑謗消釋恩德顯白其利五也獨有二弊貪吏狡胥與民為奸以瘠薄田中官雇一浮浪人䝉出應役一年半歲即棄而走此一弊也愚民寡慮見利忘患聞官中買田募役即爭以田中官以身充役業不離主既初無所失而驟得官錢必爭為之

充役之後永無休歇患及子孫此二弊也但當設法以防二弊而先帝之法決不可廢今日既欲盡罷寬剩錢將來無繼而繫官田地數目不多見在寬剩錢雖有三千萬貫石而兵興以來借支幾半臣今擘畫欲於内帑錢帛中支還兵興以來所借錢斛復完三千萬貫石上於河北河東陜西被邊三路行給田家役法使五七年間役減大半農民完富以備緩急此無窮之利也今弓箭手有甲馬者給田二頃半以軀命償官且猶可募則

其餘色役召募不難臣謂良田二頃可募一弓手一頃可募一散從官則三千萬貫石可以足用謹具合行事件畫一如左

一給田募役更不出租依舊納兩稅免支移折變

一令來雖有一頃二頃為率若所在田不甚良即臨時相度添展畝數務令召募得行但役人所獲稍優則其法堅久不壞

一令若立法便令三路官吏推行若無賞罰則官吏

不任其責繆悠滅裂有名無實若有賞罰則官吏有所趨避或抑勒買田或名㪽浮浪或多買瘠薄或取辦一時不顧後患臣今擘畫欲選才幹朴厚知州三人令自辟屬縣令每路一州先次推行令一年終畧成倫理一州既成倫理一路便可推行仍委轉運提刑常切提舉若不切推行或推行乖方朝廷覺察重賜行遣

一應募役人大抵多是州縣百姓所買官田去州縣

太遠即久遠難募召募欲乞所買田並即去州若干里去縣若干里

一出牓告示百姓賣田如係所限去州縣里數内仍及所定頃畆或兩戶及三戶相近共及所定頃畆數目亦可即須先申官令佐親自相驗委是良田方得收買如官價低小即聽賣與其餘人戶不得抑勒如買瘠薄田致久遠召募不行即官吏並科違制分故失定斷仍不以去官赦降原減

一預先具給田頃畝數出牓召人投名應役第二等
已上人戶許充弓手仍依舊條揀選人材第三等
以上許充散從官以下色役更不用保如等第不
及即召第一等一戶或第二等兩戶委保如充役
七年內逃亡即勒元委保人承佃充役
一每買到田未得交錢先召投名人承佃充役方得
支錢仍不得抑勒
一賣田入官須得交業與應募人不許本戶內人丁

承佃充役

一募役人老病走死者犯徒以上罪即須先勒本戶人丁充役如無丁方别召募

一應募人交業承佃後給假半年令葺理田業

一退攤戶絶没納等係官田地今後不許出賣更不限去州縣里數仍以肥瘠高下品定頃畝務令召募得行

一係官田若是人戶見佃者先問見佃人如無丁可

以應募或自不願充役者方得别行召募

右所陳五利二弊及合行事件一十二條伏乞朝廷詳議施行然議者必有二説一謂召募不行二謂欲留寛剩錢斛以備它用臣謂有以應之富民之家以三十二畝田中分其利役屬佃户有同僕隷今官以兩頃一頃良田有税無租而人不應召豈有此理又弓箭手已有成法無可疑者寛剩役錢本非經賦常入亦非國用所待而後足者今付有司逐旋支費終不能卓然立一大

事建無窮之利如火鑠薪曰減日亡若用買田募役譬如私家變金銀為田産乃是長久萬全之策深願朝廷及此錢未散立此一事數年之後錢盡而事不立深可痛惜臣聞孝子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周公所以見稱於萬世者徒以能行文王之志也昔蘇綽為魏立征税之法號為煩重已而歎曰此猶張弓也後之君子誰能解之具子威侍側聞之慨然以為己任及威事隋文帝為民部尚書奏減賦役如綽之言天下便之

威爲人臣尚能成父之道今給田募役真先帝本意陛下當優爲武王周公之事而况蘇威區區人臣之孝何足道哉臣荷先帝之遇保全之恩又蒙陛下非次拔擢思慕感涕不知所報冒昧進計伏惟哀憐裁幸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東坡全集卷五十二

東坡全集卷五十三

宋　蘇軾　撰

奏議二十七首

繳詞頭奏狀六首

范子淵

元祐元年二月八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狀奏今月八日准吏房送到詞頭一道司農少卿范子淵知兖州者右臣謹按子淵見為殿中侍御史呂陶彈奏為修

提開河糜費巨萬及護堤壓埽之人溺死無數自元豐六年興役七年而功用不成其罪甚於吴居厚蹇周輔乞行廢放今來差知兖州臣欲作責詞又緣吕陶奏狀已進呈訖别無行遣其兖州又是節鎮自來係監司以上差遣即非責降有罪去處臣欲不為責詞又緣子淵無故罷司農少卿出領外郡似緣上件彈奏有此疑惑乞明降指揮合與不合作責詞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吴荀

元祐元年三月十六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狀奏今月十六日准吏房送到詞頭一道朝散郎吳荀可廣東運判者右臣聞孟子曰觀遠臣以其所主近日朝廷進監司全用舉主如吳荀者名迹無聞而舉主三人乃呂惠卿楊汲黃履履之為人朝論不以正人待之如惠卿汲窮姦積惡不待臣言而知今乃擢其所舉使臨按一道臣實未曉其說所有告詞臣未敢撰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沈起

元祐元年三月二十二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狀奏今月二十二日准刑房送到詞頭一道三省同奉聖旨沈起與叙朝散郎監嶽廟者右臣伏見熈寧以來王安石用事始求邊功構隙四夷王韶以熈河進章惇以五溪用熊本以瀘夷奮沈起劉彝聞而效之結怨交蠻兵連禍結死者數十萬人蘇緘一家坐受屠滅至今二廣創痍未復先帝始欲戮此二人以謝天下而王安石

等曲加庇護得全首領已爲至幸元豐六年三月二十
四日聖旨沈起所犯深重永不叙用天下傳誦以爲至
當此乃先帝不刊之語非今日以即位之恩所得赦也
沈起與彛各負天下生靈數十萬性命雖廢錮終身猶
未塞責近者只因稍用劉彛起不自量輒敢披訴妄以
罪釁併歸於彛彛攀援把持期於必得臣謂安南之役起
實造端而彛繼之法有首從而彛吏幹學術猶有可取
如起人材猥下素行憸巇慶州兵叛起守永興流言始

聞披甲乘城驚動三輔幾致大變所至治狀人以為笑知杭州日措置為弄方致災傷之民死倍他郡與張靚等違法燕飲交私靡所不至朝廷用彛既不允公議而况於起萬無可赦之理今以一朝散郎監嶽廟誠不足計較竊哀先帝至明至當不刋之語輕就改易誠不忍下筆草詞遂使四方羣小陰相慶幸吕惠卿沈括之流亦有可起之漸為害不細伏望聖明深念先帝永不叙用之詔未可改易而數十萬人性命之寃亦未可忽忘

明詔有司今後有敢為起等輩乞叙用者坐之所有告
詞臣未敢撰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陳繹

元祐元年四月二十三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同
朝請大夫試中書舍人范百禄狀奏今月二十二日准
吏房送到詞頭内知建昌軍陳繹奉聖旨差知兖州者
右臣等勘會陳繹知廣州日私自取索用市舶庫乳香
斤兩至多本犯極重以元勘不盡至薄其罪外買生羊

寄居行令供肉計虧價錢三十七貫有餘州宅元供養檀木觀音一尊繹别造杪木胎者貨易入已計虧官錢二貫文係自盜贓一匹二丈合准例除名縱男役將下禁軍織造坐褥不令赴教縱男與道士何德順游從繹曲庇何德順弟何廸偷税金四百兩事不斷抽罰不覺察公使庫破男并隨行助教供給食錢以公使穀養白鷴係竊盜自守不盡贓罪杖具餘罪犯難以悉陳奉勅陳繹落職降官知建昌軍具詞畧曰敝罪至於除名論

贓至於自盜臣等謹按繹資性傾險士行鄙惡當時所犯自合除名建昌之命已犯公議豈宜收録復典大邦非惟必致人言亦恐奸邪復用其漸可畏所有誥命不敢依撰詞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貼黄再詳陳繹元犯若依法斷自盜除名雖後來累該霈恩登極大赦其叙法止於散官即與其他贓犯不同既以貸其除名今復與之大郡將使貪墨無恥復蠹究民非朝廷為民設官慎選守長之意

張誠一

元祐元年五月十八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同范百禄狀奏今月十八日准本省刑房送到詞頭一道奉聖旨張誠一邪險害政有虧孝行追觀察使遥郡防禦團練使刺史依舊給省使提舉江州太平觀發赴本任者右臣等看詳張誠一無故多年不葬親母既非身任遠官又非事力不及冒寵忘親清議所棄猶獲提舉宫觀己駭物聽況諫官本言誠一開父棺槨掠取財物使

誠有之雖肆諸市朝猶不為過使誠無之亦當為誠一
辨明緣事係惡逆不道非同尋常罪犯可以不盡根究
今既體量未見歸著即合置司推鞫盡理施行所有告
命臣等未敢撰詞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貼黄據京西提刑司體量文字稱誠一取父排方屏
腰帶緣莽埋歲久須令工匠重行裝釘是時誠一任
客院副都承旨當直人從皆可考驗及慮棺柩内更
有賊人盜不盡物為誠一等私竊收藏其族人當有

知者臣等欲乞詳酌依上件事理根究施行

李定

元祐元年五月十八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同范百禄狀奏今月十八日准本省刑房送到詞頭一道奉聖旨李定備位侍從終不言母為誰氏强顏匿志冒榮自欺落龍圖閣直學士守本官分司南京許於揚州居住者右臣等看詳李定所犯若初無人言即止是身負大惡今既言者如此朝廷勘會得實而使無母不孝之

人猶得以通議大夫分司南京即是朝廷亦許如此等類得據高位傷敗風教為害不淺兼勘會定乞侍養時父年八十九歲於禮自不當從定若不乞必致人言獲罪不輕豈可便將侍養折當心喪考之禮法須合勒令追服所有告命臣等未敢撰詞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貼黄准律諸父母喪匿不舉哀者流二千里今定所犯非獨匿而不舉又因人言遂不認其所生若舉輕明重即定所坐難議於流二千里已下定斷

乞罷詳定役法劄子

元祐元年五月二十五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劄子奏臣近奏為論抬差衙前利害所見偏執乞罷詳定役法尋奉聖旨依所乞今來給事中胡宗愈却封還上件聖旨切緣聖旨本緣臣自知偏執乞罷即非朝廷以臣異議罷臣胡宗愈不知悞有論奏重念臣前來議論委是疏濶又況衙前抬之與差所係利害至重非止是役法中一事臣既不同決難隨衆簽書伏乞依前降指

揮早賜罷免取進止

申省乞罷詳定役法狀

元祐元年五月某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狀申右軾近奏言始差衙門利害蓋緣所見偏執是致所議不同理當黜責若朝廷察其愚忠非是固立異議即乞早賜罷免詳定役法差遣所貴議論歸一謹具申三省伏候指揮

薦朱長文劄子

元祐元年六月二十五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同
鄧溫伯胡宗愈孫覺范百禄等劄子奏臣等伏見前許
州司戶參軍蘇州居住朱長文經明行脩嘉祐四年乙
科登第墮馬傷足隱居不仕今三十年不以勢利動其
心不以窮約易其介安貧樂道闔門著書孝友之誠風
動閭里亷高之行著於東南本路監司本州長吏前後
累奏稱其士行經術乞朝廷旌擢差充蘇州州學教授
未蒙施行近奉詔中外臣僚自監察御史巳上並舉堪

充内外學官二人此實朝廷博求人才廣育士類之意如長文者誠不可多得其人行年五十餘昔苦足疾今亦能履臣等欲望聖慈褒難進之節收久廢之材量能而使之特賜就差充蘇州州學教授非惟禄餼賙養一鄉之善士實使道義模範彼州之秀民取進止

貼黄伏乞特賜檢會新除楚州州學教授徐積體例施行

論椿管坊場役錢劄子

元祐元年六月某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白劄子

應坊場河渡錢及方郭人户鄉村單丁女户官户寺觀所出役錢及量添酒錢並作一處樁管通謂之坊場等錢並用支酬衙前名募綱運官吏接送雇人及應緣衙役人諸般支使如本州不足即申本路於别州移用如本路不足即申户部於别路移用如府縣即縣申提點司提點司申户部其有餘去處不得為見有餘分外支破其不足去處亦不得為見不足將合名募人却行差

撥乞詳酌指揮

論諸處色役輕重不同劄子

元祐元年六月某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白劄子勘會逐處色役各隨本處土俗事宜輕重不同借如盜賊多處以弓手耆長為重賦稅難催處以戶長為重士人不閑書算處以曹司為重難以限定等第一槩立法今來若是衙前召募得足即須將以次重役於第一等戶內差撥欲乞立下項條貫諸處色役委本路監司與

逐處官吏同共相度立本處色役輕重高下次第將最重役從上差撥乞詳酌指揮

議富弼配享狀

元祐元年六月某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同孫永李常韓忠彦王存鄧温伯劉摯陸佃傅堯俞趙瞻趙彦若崔台符王克臣謝景温胡宗愈孫覺范百禄鮮于侁梁燾顧臨何洵直孔文仲范祖禹辛公祐吕希純周秩顔復江公著狀奏近准勑節文中書省尚書省送禮部

狀本部勘會英宗配享所有神宗皇帝廟後降勑以韓琦曾公亮配享所有神宗皇帝神主祔廟所議配享功臣令乞待制以上及秘書省長貳著作與禮部郎官并太常寺博士以上同議奉聖旨依右臣等謹按商書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周官凡有功者名書於王之太常祭于大烝司勲詔之國朝祖宗以來皆以名臣侑食清廟歴選勲德實難其人神宗皇帝以上聖之資恢累聖之業尊禮故老共圖大治輔相之臣有若

司徒贈太尉謚文忠富弼秉心直諒操術閎遠歷事三世討安宗社熈寧訪落眷遇特隆匪躬正色進退以道愛君之志雖沒不忘以配享神宗皇帝廟廷實為宜稱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再乞罷詳定役法狀

元祐元年七月二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狀奏右臣先曾奏論衙前一役只當招募不當定差執政不以為然臣等奏乞罷免臣詳定役法奉聖旨不許經今月

餘前所論奏並不蒙施行而臣愚惷終執所見近又竊見吏部尚書孫永奏駁臣所論益是臣愚闇無狀上與執政不同下與本局異議若不罷免即執政亦欲立法無緣得成况今來季限已滿諸路立法文字節次到局全籍通曉協同之人共力裁定如臣乖異必害成法乞早賜指揮罷免所有臣固違聖旨之罪亦乞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申省乞不定奪役法議狀

元祐元年七月某日朝奉郎中書舍人蘇軾狀申軾近奏乞罷詳定役法已奉聖旨依奏竊見孫給事奏繳前件聖旨乞取孫尚書及軾所議付臺諫給舍郎官定其是否然後罷其不可者須至申乞指揮右軾前後所論役法事軾已自知疎繆決難施行所有是否更無可定奪只乞依前降指揮行下軾自今月已後更不敢赴詳定所簽書公事伏乞早賜施行謹具申中書省伏候指揮

乞留劉攽狀

元祐元年七月二十三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同胡宗愈孫覺范百禄等狀奏右臣等伏見朝議大夫直龍圖閣劉攽近自襄陽召還祕省旋以病乞出守蔡州自受命以來日就痊損假以數月必復康强謹按攽名聞一時身兼數器文章爾雅博學强記政事之美如古循吏流離困躓守道不回此皆朝廷之所知不待臣等區區誦說但以人才之難古今所病舊臣日已衰老而

新進長育未成如放成材反在外服此有志之士所宜為朝廷惜也欲望聖慈留放京師更賜數月之告稍加任使必有過人臣等備員侍從懷不能已冒昧陳論伏候誅譴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繳楚建中戶部侍郎詞頭狀

元祐元年七月十九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等狀奏今月二十八日准中書吏房送到詞頭一道正議大夫充天章閣待制致仕楚建中可戶部侍郎者右臣竊

惟七十致政古今通義非獨人臣有始終進退之分亦在朝廷為禮義亷恥之風若起之於既謝之年待之以不次之任即須國家有非常之政而其人有絶俗之資才望既隆中外自服近者起文彦博天下屬目四夷革心豈有凡才之流亦塵盛德之舉如建中輩决非其人竊料除目一傳必致羣言交上幸其未布可以追回所有前件告詞臣未敢撰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乞不給青苗錢斛狀

元祐元年八月四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狀奏准中書録黄先朝初散青苗本為利民故當時指揮並取人户情願不得抑配自後因提舉官速要見功務求多散諷脅州縣廢格詔書名為情愿其實抑配或舉縣勾集或排門抄劄亦有無頼子弟謾昧尊長錢不入家亦有他人冐名詐請莫知為誰及至追催皆歸本户朝廷深知其弊故悉罷提舉官不復立額考校訪聞人情安便昨於四月二十六日有勅令給常平錢斛限二月或

正月只為人戸欲借請者及時得用又令半留倉庫半出給者只為所給不得輒過此數至於取人戸情愿亦不得抑配一遵先朝本意慮恐州縣不曉朝廷本意將為朝廷復欲多散青苗錢穀廣收利息勾集抑配督責嚴急一如向日置提舉官時八月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諸路提點刑獄司告示州縣並須候人戸自執狀結保赴縣乞請常平錢穀之時方得勘會依條支給不得依前勾集抄劄强行抑配仍仰提點刑獄常切覺察如

有官吏似此違法騷擾者即時取勘施行若提點刑獄不切覺察委轉運安撫司覺察聞奏仍先次施行者右臣伏見熙寧以來行青苗免役二法至今二十餘年法日益弊民日益貧刑日益煩盜日益熾田日益賤穀帛日益輕細數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今廊廟大臣皆異時痛心疾首流涕太息欲已其法而不可得者况二聖恭已惟善是從免役之法已盡革去而青苗一事乃獨因舊稍加損益欲行抄劄徐徐月攘一雞之道如人服藥

病曰益增體曰益羸飲食益减而終不言此藥之不可服但損其分劑變其湯使而服之可乎熈寧之法本不許抑配而其害至此今雖復禁其抑配其害故在也農民之家量入為出縮衣節口雖貧亦足若令分外得錢則費用自廣何所不至況子弟欺謾父兄人户冒名詐請如詔書所云以此之類本非抑勒所致昔者州縣並行倉法而給納之際十費二三今既罷倉法不免乞取則十費五六必然之勢也又官吏無狀於給散之際必

令酒務設鼓樂倡優或關撲賣酒牌子農民至有徒手而歸者但每散青苗即酒課暴增此臣所親見而為流涕者也二十年間因欠青苗至賣田宅雇妻女投水自縊者不可勝數朝廷復忍行之歟臣謂四月二十六日指揮以散及一半為額與熙寧之法初無小異而今月二日指揮猶許人户情願請領未免於設法網民使快一時非理之用而不慮後日催納之患二者皆非良法相去無幾也今者已行常平糶糴之法惠民之外官亦

稍利如此足矣何用二分之息以賈無窮之怨或云議者以為帑廩不足欲假此法以贍邊用臣不知此言虛實若果有之乃是小人之邪說不可不察昔漢宣帝世西羌反議者欲使民入穀邊郡以免罪蕭望之以為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西邊之役雖戶賦口斂以贍其乏古之通義民不以為非豈可遂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仁宗之世西師不解盖十餘年不行青苗有何妨闕況二聖恭儉清心省事不求邊功數年之後帑

廪自溢有何危急而以萬乘君父之尊負放債取利之謗錐刀之末所得幾何臣雖至愚深為朝廷惜之欲乞特降指揮青苗錢斛今後更不給散所有已請過錢斛候豐熟日分作五年十料隨二税送納或乞聖慈念其累歲出息已多自第四等以下人户並與放免庶使農民自此息肩亦免後世有所譏議兼近日謫降吕惠卿告示云首建青苗力行助役若不盡去其法必致奸臣有詞流傳四方所損不細所有上件録黄臣未敢書名

行下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每事降詔約束狀

元祐元年九月某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狀奏右臣聞之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子法天恭已正南面守法度信賞罰而天下治三代令王莫不由此若天下大事安危所係心之精微法令有不能盡則天子乃言在三代為訓誥誓命自漢以下為制詔皆所以鼓舞天下不輕用也若每行事

立法之外必以王言隨而丁寧之則是朝廷自輕其法以為不丁寧則未必行也言既屢出雖復丁寧人亦不信今者十科之舉乃朝廷政令之一耳況已立法或不如所舉舉主從貢舉非其人律犯正入已贓舉主減三等坐之若受賄徇私罪名重者自從重雖見為執政亦降官示罰臣謂立法不為不重若以為未足又從而降詔不勝降矣臣請畧舉今年朝廷所行薦舉之法舉之法凡有七事舉轉運提刑一也舉館職二也舉通判三

也舉學官四也舉重法縣令五也舉經明行脩六也與十科為七七事輕重畧等若十科當降詔則六事不可不降今後一事一詔則褻慢王言莫甚於此若但取諫官之意或降或否則其義安在臣顧戒勑執政但守法度信賞罰重惜王言以待大事而發則天下聳然敢不敬應所有前件降詔臣不敢撰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乞加張方平恩禮劄子

元祐元年十月某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劄

子奏臣伏見太子太保致仕張方平以高才絶識博學雄文出入中外四十餘年號稱名臣仁宗皇帝眷遇至重特以受性剛簡論高寡合故齟齬於世然趙元昊反西方用兵累歲不觧公私疲極方平首建和戎之策仁宗從之民以息肩書之國史又於熈寧之初首論王安石不可用及新法之行方平皆逆陳其害大節如此其餘政事文學有補於世未易悉數神宗皇帝知人之明擢為執政會丁憂服除為安石等不悦而方平亦不為

少屈故不復用今已退老南都以患眼不出灰心槁行
與世相忘臣竊以為國之元老歷事四朝耄期稱道為
天下所服者獨文彥博與方平范鎮三人而已今彥博
在廷鎮亦復用方平雖老杜門難以名致猶當加恩勞
問表異其人以示二聖貴老尊賢之義今獨置而不問
有識共疑以為闕典願因大禮之後以向者名陪祠不
至特出聖意少加恩禮或遣使就問國事覩其所論必
有過人臣忝備禁近不敢自外冒昧陳列戰越待罪取

進止

論冗官劄子

元祐元年十月二十三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劄子奏臣伏見近日言者以吏部員多闕少欲清入仕之源救官冗之弊裁減任子及進士累舉之恩流外入官之數已有㫖下吏部禮部與給舍詳議臣竊謂此數者行之則人情不悅不行則積弊不去要當求其分義務適厥中使國有去弊之實人無失職之歎然後為

得也欲乞應任子及進士累舉免解恩例並一切如舊
只行下項
一奏蔭文官人每遇科場依進士法試大義策論如
係武官即試弓馬或試法並三人中解一人仍年
及二十五已上方得出官内已舉進士得解者免
試如三試不中年及二十五已上亦許出官應試
大義策論及試法者在京隨進士赴國學在外赴
轉運司試弓馬者在京隨武舉人赴武學在外轉

運司差官

一進士累舉免解合推恩者並約嘉祐以前内中數目立為定額如所試優長係額内人數即等第推恩並許出官如係額外即並與一不出官名銜

一流外入官人除近已有旨裁減三省恩例外其餘六曹寺監等處及州郡監司人吏出職者並委官取索文字看詳有無僥倖定奪酌中恩例

右若行此數者則任子雖有三試滯留之艱而無終身

絶望之歎亦使人人務學文臣知經術時務武臣閑弓
馬法律皆有益於事而進士累舉有詞學人自得出官
若無所能得虛名一官免為白丁亦無所恨如有可採
乞降下與前文字一處詳議取進止

辯試館職策問劄子二首

元祐元年十二月十八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
軾劄子奏臣竊聞諫官言臣近所撰試館職人策問有
涉諷議先朝之語臣退伏思念其畧曰今朝廷欲師仁

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神
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臣之所
謂媮與刻者專指今之百官有司及監司守令不能奉
行恐致此病於二帝何與焉至於前論周公太公後論
文帝宣帝皆是為文引證之常亦無比擬二帝之意況
此策問第一第二首邵伯温之詞末篇乃臣所撰三首
皆臣親書進入蒙御筆點用第三首臣之愚意豈逃聖
鑒若有毫髮諷議先朝則臣死有餘罪伏願少回天日

之照使臣孤忠不為衆口所鑠臣無任伏地待罪戰恐
之至取進止

又

元祐二年正月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
劄子奏臣近以試館職策問為臺諫所言臣初不敢深
辯葢以自辯而求去是不欲去也今者竊聞明詔已察
其實而臣四上章四不允臣子之義身非已有詞窮
理盡不敢求去是以區區復一自言臣所撰策問首引周

公太公之治齊魯後世皆不免衰亂者以明子孫不能奉行則雖大聖大賢之法不免於有弊也後引文帝宣帝仁厚而事不廢核實而政不苛者以明臣子若奉行得其理無覬望希合之心則雖文帝宣帝足以無弊也中間又言六聖相受為治不同同歸於仁其所謂媮與刻者專謂今之百官有司及監司守令不識朝廷所以師法先帝之本意或至於此也文理甚明粲若黒白何嘗有毫髪疑似議及先帝非獨朝廷知臣無罪可放臣

亦自知無罪可謝也然臣聞之古人曰人之至信者心目也相親者母子也不惑者聖賢也然至於竊斧而知心目之可亂於投杼而知母子之可疑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惑今言臣者不止三人交章累上不啻數十而聖斷確然深明其無罪則是過於心目之相信母子之相親聖賢之相知遠矣德音一出天下頌之史冊書之自耳目所聞見明智特達洞照情偽未有如陛下者非獨微臣區區欲以一死上報凡天下之為臣子者聞之

莫不欲碎首糜軀効忠義於陛下也不然者亦非獨臣受曖昧之謗凡天下之為臣子者聞之莫不以臣為戒崇尚忌諱畏避形迹觀望雷同以求苟免豈朝廷之福哉臣自聞命以來一食三歎一夕九興身口相謀未知死所然臣所撰策問實亦有罪若不盡言是欺陛下也臣聞聖人之治天下也寛猛相資君臣之間可否相濟若上之所可不問其是非下亦可之上之所否不問其曲直下亦否之則是晏子所謂以水濟水誰能食之

孔子所謂惟予言而莫予違足以喪邦者也臣昔於仁宗朝舉制科所進策論及所答聖問大抵皆勸仁宗勵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斷而力行也及事神宗蒙召對訪問退而上書數萬言大抵皆勸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納汙屈已以裕人也臣之區區不自量度常欲希慕古賢可否相濟蓋如此也伏覩二聖臨御已來聖政日新一出忠厚大率多行仁宗故事天下翕然銜戴恩德固無可議者然臣私憂過計常恐百官有司矯枉過直或至

於媮而神宗勵精核實之政漸致惰壞深慮數年之後馭吏之法漸寛理財之政漸疎備邊之計漸弛則意外之憂有不可勝言者雖陛下廣開言路無所諱忌而臺諫所擊不過先朝之臣所非不過先朝之法正是以水濟水臣竊憂之故輒用此意撰上件策問實以譏諷今之朝廷及宰相臺諫之流欲陛下覽之有以感動聖意庶幾兼行二帝忠厚勵精之政也臺諫若以此言臣朝廷若以此罪臣則斧鉞之誅其甘如薺今乃以為譏諷

先朝則亦疎而不近矣且非獨此策問而已今者不避
煩瀆盡陳本末臣前歲自登州召還始見故相司馬光
光即與臣論當今要務條具所欲行者臣即答言公所
欲行者諸事皆上合天心下合人望無可疑者惟役法
一事未可輕議何則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
斂民財十室九空錢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
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為奸此
二害輕重蓋畧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樂光聞之愕

然曰若如君言計將安出臣即答言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昔三代之法兵農為一至秦始分為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為長征之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葢未易也先帝本意使民户率出錢專力於農雖有貪吏滑胥無所施其虐坊場河渡官自出賣而以其錢雇募衙前

民不知有倉庫綱運破家之禍此萬世之利也决不可變獨有二弊多以供他用實封取寛剰役錢爭買坊場河渡以長不實之價此乃王安石呂恵卿之隂謀非先帝本意也公若盡去二弊而不變其法則民悦而事易成今寛剰錢名為十分取二通計天下乃及十五而其實一錢無用公若盡去此五分又使民得從其便以布帛穀米折納役錢而官亦以為雇直則錢荒之弊亦可盡去如此而天下便之則公又何求若其未也徐更

議之亦未晚也光聞臣言大以為不然臣又與光言熈
寧中常行給田募役法其法以係官田及以寛剩役錢
買民田以募役人大畧如邊郡弓箭手臣時知密州推
行其法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此本先帝聖意所建推行
未幾為左右異議而罷今畧計天下寛剩錢斛約三千
萬貫石兵興支用僅耗其半此本民力當復為民用今
内帑山積公若力言於上索還此錢復完三千萬貫石
而推行先帝買田募役法於河北河東陜西三路數年

之後三路役人可減大半優裕民力以待邊鄙緩急之用此萬世之利社稷之福也先尤以為不可此三事臣自别有畫一利害文字甚詳今此不敢備言及去年二月六日勑下始行光言復差役法時臣弟轍為諫官上疏具論乞將見在寬剩役錢雇募役人以一年為期令中外詳議然後立法又言衙前一役可即用舊人仍一依舊數支月給重難錢以坊場河渡錢總計諸路通融支給皆不蒙施行及蒙差臣詳定役法臣因得伸弟轍

前議先與本局官吏孫永傅堯俞之流論難反復次於西府及政事堂中與執政商議皆不見從遂上疏極言衙前可雇不可差先帝此法可守不可變之意因乞罷詳定役法當此之時臺諫相視皆無一言決其是非今者差役利害未易一二遽言而彼手不許雇人天下之所同患也朝廷知之已變法許雇天下皆以為便而臺諫猶累疏力爭由此觀之是其意專欲變熈寧之法不復校量利害參用所長也臣為中書舍人刑部大理寺

列上熈寧已來不該赦降去官法凡數十條盡欲删去臣與執政屢爭之以謂先帝於此葢有深意不可盡改因此得存留者甚多臣每行監司守令告詞皆以奉守先帝約束毋敢弛廢為戒文案具在皆可復按由此觀之臣豈謗議先朝者哉所以一一屢陳者非獨以自明誠見士大夫好同惡異泯然成俗深恐陛下深居法宫之中不得盡聞天下利害之實也願因臣此言警策在位救其所偏損所有餘補所不足天下幸甚若以其狂

妄不識忌諱雖賜誅戮死且不朽臣無任感恩思報激
切戰恐之至取進止

繳進給田募役議劄子前連元豐八年十二月奏狀

元祐二年二月一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劄
子奏臣前年十二月自登州召還草此奏狀而未果上
近因論事已具奏聞其畧竊謂今日尚可推行輒備録
前狀繳進申奏臣前年過鄆州本與京東轉運使范純
粹同建此議純粹今臣發之已當繼之已而聞執政議

不合故不復言然純粹講此事尤為精詳臣所不及若
朝廷看詳此狀可以施行即乞更下純粹令具利害條
奏取進止

論改定受冊手詔乞罷劄子

元祐二年二月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劄
子奏臣近被旨撰太皇太后將來只於崇政殿受冊手
詔臣愚亦恐有是今非昔之嫌故其畧云朝廷損益之
文各從宜稱所以推廣聖明謙抑退托之意言此文德

受冊之禮於今為過於昔為稱也不悟文詞鄙淺未盡
聖意致煩改定謹按故事凡詞命有所改易為不稱職
皆當罷去伏望聖慈察其衰病廢學特賜解職以安微
分臣無任待罪之至取進止

乞録用鄭俠王斿狀

元祐二年三月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狀奏
右臣聞國之興衰繫於習俗若風節不競則朝廷自卑
故古之賢君必勵士氣當務求難合自重之士以養成

禮義亷恥之風臣等伏見英州别駕鄭俠向以小官觸
犯權要冐死不顧以獻直言而祕閣校理王安國以布
衣爲先皇帝所知擢至館閣台對便殿而兄安石爲相
若少加附會可立至富貴而安國挺然不屈不獨納忠
於先帝亦嘗以苦言至計規戒其兄竟坐與俠遊從同
時被罪吕惠卿首興大獄鄧綰舒亶之徒構成其罪必
欲置此人于死賴先帝仁聖止加竄逐曾未數年逐惠
卿而起安國今來朝廷赦俠之罪復其舊官經今踰年

而俠終不赴吏部參選考其始終出處之大節合於古之君子殺身成仁難進易退之義朝廷若不少加優異則臣等恐俠浩然江湖往而不返若溘先朝露則有識必為朝廷興失士之歎至於安國不幸短命尤為忠臣義士之所哀惜臣等嘗識其少子旂敏而篤學直而好義頗有安國之風養成其才必有可用欲望聖慈台俠赴闕及考察旂行實與俠並賜録用不獨旌直臣於九泉之下亦所以作士氣於當代也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薦布衣陳師道狀

元祐二年四月十九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傅堯俞孫覺狀奏右臣等伏見徐州布衣陳師道文詞高古度越流輩安貧守道若將終身苟非其人義不往見過壯未仕實爲遺才欲望聖慈特賜録用以獎士類兼臣軾臣堯俞皆曾以十科薦師道伏乞檢會前奏一處施行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乞留顧臨狀

元祐二年四月二十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
同李常王存邵伯温孫覺胡宗愈狀奏右臣等竊見給
事中顧臨資性方正學有根本慷慨中立無所阿撓自
供職以來封駁議論凜然有古人之風僥倖之流側目
畏憚近聞除天章閣待制充河北都轉運使遠去朝廷
衆所嗟惜方今二聖臨御肅正紀綱如臨等輩正當置
之左右以輔闕遺或者謂緣黃河輟臨幹治臨之所學
實有大於治河治河之才固有出臨之上者欲望朝廷

別選深知河事者以使河北且留臨在朝廷以盡忠亮補益之節臣等備位侍從懐有所見不敢不盡謹録奏

聞伏候勑旨

東坡全集巻五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坡全集卷五十四 五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錄監生臣劉仲鶴

東坡全集卷五十四

宋　蘇軾　撰

奏議一十八首

論擒獲果莊稱賀太速劄子

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竊聞熙河經畧司奏生擒西蕃首領果莊宰相欲以明日稱賀臣愚以謂偏師獨克固亦可慶然行於明日臣謂太速如聞本路出兵非一見有

一將方指青塘此乃阿里庫巢穴若更待三五日間必
續有奏報賀亦未晚今者俘獲勁敵功誠不細賞功勸
後固不應輕然朝廷方欲緝治邊防整肅驕慢若捷奏
朝至舉朝夕賀則邊臣聞之自謂不世之奇功或恩禮
太過則將驕卒惰後無以使臣願朝廷鎮之以靜示之
以不可測昔謝安破苻堅書至安與客圍棊不輟曰小
兒輩已遂破賊安亦非矯情蓋萬目觀望事體應爾所
有明日稱賀乞更詳酌指揮臣受恩至深不敢不盡出

位妄言罪當萬死取進止

因擒果莊論西羌夏人事宜劄子

元祐二年蘇軾奏臣竊見近者熙河路奏生擒果莊百官稱賀中外同慶臣愚無知竊謂安危之機正在今日若應之有道處之有術則安邊息民必自是始不然將驕卒惰以勝為災亦不足怪故臣區區欲乞陳前後致寇之由次論當今待敵之要雖狂愚無取亦臣子之常分昔先帝用兵累年雖中國靡弊然夏人困折亦幾於

亡横山之地沿邊七八百里不敢耕者至二百餘里歲賜既罷和市亦絶彼中匹帛至五十餘千其餘老弱轉徙牛羊墮壞所失葢不可勝數饑羸之餘乃始欵塞當時執政大臣謀之不深因中國厭兵遂納其使每一使賜予貿易無慮得絹五萬餘匹歸鬻之其民匹五六千民大恱一使所獲率不下二十萬緡使五六至而累年所罷歲賜可以坐復既使敵因吾資以德其民且飽而思奮又使其窺我厭兵欲和之意以為欲戰欲和權皆

在我以故輕犯邊陲利則進否則復求和無不可者若當時大臣因彼之請受其詞不納其使且詔邊臣與之往返商議所獲新疆取舍在我俟其詞意屈服約束堅明然後納之則彼雖背恩反覆亦不至如今日之速也敵雖有易我意然不得西蕃解仇結好亦未敢動夫阿里庫棟戩之賊臣也挾契丹公主以弑其君之二妻棟戩死匿喪不發逾年衆定乃詐稱嗣子偽書果莊溫錫沁等名以請于朝當時執政若且令邊臣審問果莊等

以阿里庫當立不立若朝廷從汝請遂授節鉞阿里庫
真汝主矣汝能臣之如棣戳乎若此等無詞則是諸羌
心服既立之後必能統一都部吾又何求若其不服則
釁端自彼爵命未下曲不在吾彼既一國三公則吾分
其恩禮各以一近上使額命之果莊等各得所欲宜亦
無患當時執政不深慮此專以省事為安因為妄請使
授節鉞阿里庫自知不當立而憂果莊之討也故欲借
力於西夏以自重於是始有解仇結好之謀而果莊亦

不平朝廷之以賊臣君我也故怒而盜邊夏人知諸羌之叛也故起而和之此臣所謂前後致寇之由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雖既往不咎然可以為方来之鑒元昊本懷大志長於用兵亮祚天付凶狂輕用其衆故其為邊患皆歴年而後定今梁氏專國素與人多不協方内自相圖其能以創殘呻吟之餘久與中國敵乎料其姦謀蓋非元昊亮祚之比矣意謂二聖在位恭默守成仁恕之心著於遠邇必無用武之意可肆無厭之求蘭會

諸城鄜延五寨好請不獲勢脅必從猖狂之後求無不獲計不過此耳今者竊聞朝廷降詔諸路敕勵戰守深明逆順曲直之理此固當今之急務而詔書之中亦許夏人之自新臣竊以謂開之太急納之太速曾未一戰而厭兵欲和之意已見乎外此復蹈前日之失矣臣甚惜之今欲聞果莊之捷或漸有款塞之謀必將為恭狠相半之詞而繼之以無厭之請若朝廷復納其使則是欲戰欲和權皆在彼有求必獲不獲必叛雖媮一時之

安必起無窮之釁故臣願明主斷之於中深詔大臣密勑諸將若夏人欵塞當受其詞而却其使然後明勑邊臣以夏人受恩不貲無故犯順今雖欵塞反覆難保若實改心向化當且與邊臣商議苟詞意未甚屈服約束未甚堅明則且却之以示吾雖不逆其善意亦不汲汲求和也彼若心服而來吾雖未納其使必不於往返商議之間遽復盜邊若非心服則吾雖蕩然開懐待之如舊能必其不叛乎今歲涇原之入豈吾待之不至耶但

使吾兵練士飽斥候精明彼無大獲不過數年必自折困今雖小勞後必堅定此臣所謂當今待敵之要亦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今朝廷意在息民不憚屈己而臣獻言乃欲艱難其請不急於和似與聖意異者然古之聖賢欲行其意必有以曲成之未嘗直情而徑行也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予之夫直情而徑行未有獲其意者也若權其利害究其所至則臣之愚計於安邊息民必久而固與聖意初無小異然臣竊度朝

廷之間似欲以畏事為無事者臣竊以為過矣夫為國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畏事之弊與生事均譬如無病而服藥與有病而不服藥皆可以殺人夫生事者無病而服藥也畏事者有病而不服藥也乃者阿里庫之請人人知其不當予而朝廷予之以求無事然事之起乃至於此不幾於有病而不服藥乎今又欲遽納夏人之使則是病未除而藥先止其與幾何臣於侍從之中受恩至深其於委曲保全與衆獨異故敢出位先事

而言不勝恐悚待罪之至取進止

乞詔邊吏無進取及論果莊事宜劄子

元祐二年九月二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聞善用兵者先服其心次屈其力則兵易解而功易成若不服其心惟力是恃則戰勝而寇愈深況不勝乎功成而兵不解況不成乎頃者西方用兵累年先帝之意全在弔伐而貪功生事之臣惟務殺人爭地得尺寸之土不問利害先築城堡置州縣使

四夷爭畏中國以謂朝廷專欲得地非盡滅我族類不止是以併力致死莫有服者今雖朝廷好生惡殺不務遠畧而此心未信憎畏未衰心既不服惟有鬬力力屈情見勝負未可知也今日新獲果莊威震中外邊臣賈勇爭欲立功以為河南之地指顧可得正使得之不免築城堡屯兵置吏積粟而守之則中國何時息肩乎乃者王韶取熈河全師獨克使韶有遠慮誅其叛者乃以忠順即用其豪酋而已則今復何事其所以兵連禍結

罷弊中國者以郡縣其地故也往者既不可悔而來者又不以為戒今又欲取講武城曰此要害地不可不取方唐盛時安西都護去長安萬里若論要害自此以西無不可取者使諸羌知中國有進取不已之意則寇愈深而兵不解其禍豈可量哉臣願陛下深詔邊吏叛則討之服則安之自今以往無取尺寸之地無焚廬舍無殺老弱如此朞年諸羌可傳檄而定然朝廷至意亦自難喻將帥未必從也雖日行文書終恐無益宜驛召陜

西轉運使一員赴闕面勑戒之使歸以喻將帥而察其不如詔者臣又竊聞朝論謂果莊犯順罪當誅死然譬之鳥獸不足深責其子孫部族猶足以陸梁於邊全其首領以累其心以為重質庶獲其用此實當今之良策然臣竊料果莊凶豪素貴老病垂死必不能甘於困辱為久生之計自知生存終不得歸徒使其臣子首鼠顧忌不敢復雠必將不食求死以發其衆之怒就使不然老病愁憤自非久生之道果莊若死則其臣子專意復

讎必與阿里庫合而北交於夏人此正胡越同舟遇順風之勢其交必堅而溫錫沁介於阿里庫夏人之閒地狹力弱其勢必危若見并而吾不能救使二敵合三面以窺熙河則其患未可以一二數也如臣愚計可詔邊臣與果莊約若能使其部族討阿里庫而納趙純忠者當放汝生還質之天地示以必信果莊若從則稍富貴之使其信臣而喻至意焉果莊既有生還之望不爲求死之計其衆必從以果莊之衆與溫錫沁合而討阿里

庫其勢必克既克而納純忠雖放還果莊可以無患此必然之勢也西羌本與夏人世仇而果莊本與阿里庫不協若許以生還其衆必相攻縱未能誅阿里庫亦足以使二人相疑而不合也昔太史慈與孫策戰幾殺策策後得慈釋不誅放還豫章卒立奇功李愬得吳元濟將李祐解縛用之與同卧起卒擒元濟非豪傑名將不能行此度外事也議者或謂果莊之獲兼用近界酋豪力戰而得之仇怨已深若放生還此等必無全理臣以

為不然若果莊死於中國其衆讎此等必深若其生還其讎之亦淺此等依中國為援足以自全自古西羌之患惟恐解仇結盟若所在為讎敵正中國之利無可疑者臣出位言事不勝恐悚待罪之至取進止

乞約果莊討阿里庫劄子

元祐二年十月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者竊見劉舜卿賀表具言阿里庫罪狀又竊聞舜卿乞削阿里庫官爵又竊聞阿里庫上章

請命議者或欲許其自新以臣愚慮二者之說皆未為得何者阿里庫凶狡反覆必無革面洗心之理今聞其女已嫁梁乞逋之子度其久遠必須協力致死共為邊患今來上章請命葢是部族新破衆叛親離恐吾乘勝致討力未能支故匿情恐詬以就大事若得休息數年蓄力養銳假吾爵命以威脅諸羌誅不附已者羽翼既成西北相應必為中原之憂非獨一方之病也且夏賊逆天犯順本因輕料朝廷以為必不能討已今若便從

阿里庫之請則其所料良不為過西蕃小醜朝為叛逆暮許通和則夏國之請理無不許二寇滔天自若欲戰欲和無不可者則西方之憂無時而止矣然遂從舜卿之請削奪官爵即須發兵深入致討彼新喪大首領舉國戒懼我師深入苟無他奇恐難以得志臣愚以謂當使邊將發厚幣遣辯士以離其腹心壞其羽翼今聞溫錫沁等諸族已為所質勢未能動而森摩淩戩在其肘腋迹同而心異若用臣前計使邊臣與果莊約若能使

其部族與温錫沁欵氊等合而討阿里庫納趙純忠即許以生還此政所謂以敵人攻敵人計無出此者若朝廷便許阿里庫通和即須推示赤心待之如舊不可復用計謀以圖此賊數年之後必自飛揚此所謂養虎自遺患者也故臣願朝廷既不納其通和之請又不削奪其官爵存而勿論置之度外陰使邊臣以計圖之似為得策臣屢瀆天聽罪當誅死取進止

參定葉祖洽廷試策狀二首

元祐二年十月二十一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同蘇轍劉攽狀奏准元祐二年十月十一日尚書省劄子節文臣寮上言近聞兵部郎中葉祖洽改禮部郎中給事中趙君錫封駁以為不當兼論祖洽廷試對策有訕及宗廟之語臣愚今詳君錫所駁極未為允臣取祖洽印本試策尋究即無譏訕之言不知君錫何以見其譏訕也伏望陛下令君錫條具祖洽譏訕之言下近臣參定以明枉直庶使策試之士謀議之臣悉

心不回毋悼後害三省同奉聖旨令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諫議大夫同共參定聞奏者右臣等竊謂先帝親策貢士本欲人人盡言無所回忌士之論事必欲究極始末其語或及祖宗事有是非義難隱諱但當考其所言當否以為進退不可一一指為謗訕取到葉祖洽所試策卷子看其畧云祖宗以來至于今紀綱法度茍簡因循而不舉者誠不為少又云與忠智豪傑之臣合謀而鼎新之臣等以謂祖宗撥亂反正承平百年紀綱法度

最為明備縱使時異事變理合小有損益亦不當謂之因循苟簡便欲朝廷與大臣合謀而鼎新之詳此顯是祖洽學術淺暗議論乖繆若謂之譏訕宗廟則亦不可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貼黄臣等准朝旨與諫議大夫同共參定聞奏今據左諫議大夫孔文仲牒已别狀奏陳更不連書

又貼黄葉祖洽及第日臣軾係編排官曾奏乞行黜落今已具事實别狀奏去訖

又

元祐二年十月二十二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右臣近奉聖旨參定葉祖洽所試策臣已與劉攽等定奪奏聞去訖臣今看詳元降臣寮上言有云凡在朝廷大臣率多當時考試之官信有此語安敢擢在第一臣等今來定奪得葉祖洽顯是學術淺暗議論乖謬緣祖洽及第時臣係編排官據初考官吕惠卿等定祖洽為第三等中合在甲科覆考官宋敏求等

定祖洽為第五等中合是黜落臣曾具事由聞奏乞行黜落兼據祖洽元試策卷子云祖宗以来至于今紀綱法度因循苟簡而不舉者誠為不少今来祖洽上章自辯却減落上件言語只云祖宗已来至於今紀綱制度比之前古亦有因循未舉之處顯見祖洽心知苟簡之語為不可故行減落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大雪乞省試展限兼乞御試不分初覆考劄子

元祐三年正月某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

蘇軾劄子奏臣竊見近者大雪方數千里道路艱塞四方舉人赴省試者三分中未有二分到闕朝廷雖議展限然迫於三月放榜所展日數不多至時若隔下三五百人趂試不及即恐孤寒舉子轉見失所亦非朝廷急才喜士之意欲乞自今日已往更展半月方始差官仍令禮部疾速雕印出榜曉示旁近州郡但未試以前到者並許投保引試若慮放榜遲延恐趂三月內不及即乞省試添差小試官十人却促限五七日出榜臣又竊

見自来御試差官分為初考覆考編排詳定四處日限既迫考官又少以此多不暇精詳又緣初覆考官不敢候卷子齊足方定等第只是逐旋據謄録所關到卷子三十五十卷便定等第以此前後不相照所定高下或寄於幸與不幸深為不便不若只依南省條式聚衆考官為一處通用日限候卷子齊足衆人共定其等第不惟精詳寡失又御試放榜亦可以速了臣竊意祖宗之法所以分考官為四處者蓋是當時未有封彌謄録故

須分別以防弊倖今来既有封彌謄録縱欲徇私其勢無由若只依南省條格委無妨礙乞賜詳酌指揮取進止

大雪論差役不便劄子

元祐三年二月九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大雪過常煖氣不效農夫失業商旅不行引咎在躬渙汗之澤覃及方外而詔下之夕雪作不已臣備位近侍誠竊感憤

廢食而歎退伏思念陛下即位以來發政施仁無一不合人心順天意者當獲豐年刑措之報鳳凰景星之瑞而水旱作沴常寒為罰殆無虛日此豈理之當然者哉臣誠愚惷不識忌諱試論其近似者而陛下擇焉臣聞差役之法天下以為未便獨臺諫官數人者主其議以為不可改磨礪四顧以待言者故人畏之而不敢發耳近聞疎遠小臣張行者力言其弊而諫官韓川深詆之至欲重行編竄此等亦無他意方司馬光在時則欲希

合光意及其既沒則妄意陛下以為主光之言殊不知光至誠盡公本不求人希合而陛下虛心無我亦豈有所主哉使光無恙至今見其法稍弊則更之久矣臣每見呂公著安燾呂大防范純仁皆言差役不便但為已行之令不欲輕變兼恐臺諫分爭卒難調和願陛下問公著等令指陳差雇二法各有若干利害昔日雇役中等人戶歲出錢幾何今者差役歲費錢幾何及幾年一次差役皆可以折長補短約見其數以此計算利害灼

然而况農民在官貪利狡胥百端蠹食比之雇人苦樂十倍又五路百姓例皆朴拙差充手分須至轉雇慣習人尤為患苦其費不貲民窮無告監司守令觀望不言若非此一事則何以感傷陰陽之和至于如此雖責躬肆眚徹膳禱祠而此事不變終恐無益今侍從之中受恩至深無如小臣臣而不言誰當言者然臣前歲因詳定役法與臺諫異論遂為其徒所疾屢遭口語今來所言若不合聖意即乞便行責降以戒妄言若萬一少有

可采即乞留中只作聖意行下庶幾上荅天戒下全小

臣不勝恐栗待罪之至取進止

貢院劄子四首

奏巡鋪鄭永崇舉覺不當乞差曉事使臣交替

元祐三年二月某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

孫覺孔文仲劄子奏貢院今月三日據巡鋪官鄭永崇

領戒到進士王太初王博雅稱是傳義問得舉人各稱

被巡鋪官誣執尋令巡鋪官宣德郎王厚將逐人卷子

與衆官點對得逐人試卷內有一十九字同即不成片段本院檢准條貫惟經學不許傳義口授者同至於進士須是懷挾代筆方令扶出今來逐人試卷點對得只有一十九字偶同別無違礙顯是巡鋪官鄭永崇舉覺不當兼兩日內巡鋪內臣屢將曖昧單詞令本院扶出舉人本院未敢施行見奏取旨及有巡鋪所手分楊觀作過本院依法區分其巡鋪內臣並來簾前告屬堅要放免本院亦不敢依隨以此挾恨羅織舉人必欲求勝

今來進士尚有兩甲諸科尚有一十五場未曾引試若信令巡鋪官内臣挾情羅織即舉人無由存濟欲望聖慈速賜指揮或且勾回石君召鄭永崇兩人却差曉事使臣交替所貴不致非理生事取進止

奏劾巡鋪内臣陳慥

元祐三年二月某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孔文仲劉子奏貢院今月三日據巡鋪官捉到懷挾進士共三人依條扶出逐次巡鋪官並令兵士高聲

唱叫至今月十一日扶出進士蔣立時約有兵士三五十人齊聲大叫在院官吏公人無不驚駭在場舉人亦皆恐悚不安尋取到虎翼節級李及等狀稱是巡鋪内臣陳慥指揮令衆人唱叫竊詳朝廷取士之法動以禮義舉人懷挾自有條法而内臣陳慥乃敢號令衆卒齊聲唱叫務欲摧辱舉人以立威勢傷動士心損壞國體本院無由指約伏望聖慈特賜行遣取進止

申明舉人盧君修王爍等

元祐三年二月某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

孫覺孔文仲劉子奏貢院今月三日據巡鋪官押領到

進士盧君修王爍稱是傳義却問得舉人稱是盧君修

来就王爍問道不知耿鄧之洪烈為復是洪烈為復是

洪勲其王爍别無應對當院看詳若將問字便作傳義

未為允當已一面且令逐人就試乞早降指揮合與不

合一例考校取進止

論特奏名

元祐三年二月二十九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孔文仲劉子奏臣等伏見從来天下之患無過官冗人人能言其弊而不能去其害惟往年韓琦富弼等獨能裁減任子及展年磨勘發議之初士大夫相顧莫敢以身當之者以為必致謗議而琦等不顧既立成法天下肅然無一人非之者何則私欲不可以勝公議故也流弊之極至於今日一官之闕率四五人守之爭奪紛紜廉恥道盡中材小官闕遠食貧到官之後求

取漁利靡所不為而民病矣今日之弊譬如羸病之人
負千鈞之重縱未能分減豈忍更添臣等自入貢院四
方免解舉人投狀稱今来是龍飛榜乞為敷奏法外推
恩者不可勝數臣等一切不行兼不注有經朝省下狀
蒙送下本院只是坐條告示近准聖旨依逐舉體例下
第舉人各以舉數特奏名已約計四百五十人今日又
准尚書省劄子取前来聖旨特奏名外各遞減一舉人
數若依此數則又添數百人雖未知朝廷作何行遣不

當先事建言但恐朝命已行即論奏不及臣等伏見恩榜得官之人布在州縣例皆垂老别無進望惟務黷貨以為歸計貪冒不職十人而九朝廷所放恩榜幾千人矣何曾見一人能自奮勵有聞於時而殘民敗官者不可勝數以此知其無益有損不言可知今之議者不過謂即位之初宜廣恩澤苟以悦此僥倖無厭數百人者而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無窮之吏户部以有限之財禄無窮之人而所至州縣舉罹其害乃即位之初有

此過舉謂之恩澤非臣所識也伏乞斷自聖意明勅大臣特奏名舉人只依近日聖旨指揮仍詔殿試考官精加考較量取一二十人委有學問詞理優長者即許出官其餘皆補文學長史之類不理選限免使積弊之極增重不已臣等非不知言出怨生既忝近臣理難緘默取進止

貼黄臣覺見備員吏部親見其害闕每一出爭者至一二十人雖川廣福建煙瘴之地不問日月遠近惟

欲爭先注授臣竊怪之隂以訪問以為授官之後即請雇錢多者至五七十千又既授遠闕許先借料錢遠者許借三月又得四十餘千以貪惏無知之人又以衰老到官之後望其持廉奉法盡公治民不可得也

省試放榜後劄子三首

乞裁減巡鋪兵士重賞

元祐三年三月某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

孫覺劉子奏臣等近奉勅權知貢舉竊謂朝廷待士之意本於禮義而輔以文法雖有懷挾傳義之禁然事皆付之主司終不以此多辱士類虧損國體近年緣練亨父為試官非理淩忽舉人遂致喧競因此多差巡鋪兵士南省至一百人訶察嚴細如防盜賊而恩賞至重官員使臣減年磨勘指射差遣諸色人支錢多至六百貫若非理羅織却無指定深重刑名緣此小人貪功希賞搜探懷袖衆證以成其罪其間不免寃濫近者内臣石

君召鄭永崇陳慥非理搜檢臣等已具論奏尋蒙朝廷取問行遣訖欲乞下有司立法裁減重賞及減定巡鋪兵士人數如非理羅織舉人即重行責罰以稱朝廷待士之意取進止

乞不分經取士

元祐三年三月某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劉子奏臣等近奉勑權知貢舉竊見自来條貫分經取士既於逐經中紐定分數取人或一經中合格者

少即取詞理淺謬卷子以足其數如合格者多則雖優長亦須落下顯是弊法將來兼用詩賦不專經義欲乞今後更不分經專以工拙為去取取進止

乞不分差經義詩賦試官

元祐三年三月某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劉子奏臣等近奏為將来科場既復詩賦乞更不分經取人已奉聖旨依奏今来却見禮部新立條貫將来科場如差試官三員者以二員經義一員詞賦兩員

者各差一員臣等竊謂既復詩賦與經義策論通考舉人尚不分經而試官乃分而為二甚無謂也凡差試官務在有詞學者而已若得其人則治易及第不害其能問春秋經義入官不害其能考詩賦若不得人雖用本科不免乖錯須自聲律變為經義則詩賦之士便充試官何曾別求經義及第之人然後取士若必用本科各考所試則經義策論詩賦四場文理不同亦須各差試官一人而後可此本議者私憂過計而有司不察便為

創立此條使一試院中有兩頭項試官自有科場以来無此故事自来試官患在爭競不一又分為兩黨試經義者主虛浮之文考詩賦者主聲病之學紛紜爭競理在不疑舉人聞之必興詞訟為害如此了無所益今来朝廷既復詩賦又立此條深恐天下監司妄意朝廷必欲用詩賦之人為試官不問有無詞學一例差充其間久離科場之人或已廢學若用虛名差使顯不如經義及第有文之人人之有材何施不可經義詩賦等是文

詞而議者便為治經之人不可使考詩賦何其待天下士大夫之薄也欲乞特賜指揮今後差試官不拘曾應經義詩賦舉者專務選擇有詞學人充其禮部近日所立條貫更不施行取進止

御試劄子二首

奏乞御試放榜館職皆侍殿上

元祐三年三月某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劉子奏臣等近奉勅權知貢舉竊見自来御試放

榜曰館職皆在殿上祗候乃是祖宗舊法以彰王國多士之美熈寧中因閤門偶失檢舉不令上殿自此遂為定制欲乞檢會治平以前故事施行取進止

放榜後論貢舉合行事件

元祐三年三月某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劄子奏臣近領貢舉侍立殿上祗候放榜伏見舉人程試有犯皇帝舊名者有旨特許依本等賜第又有犯真宗舊名者執政亦乞依例收録而陛下親發徳音以謂此

人犯祖宗廟諱不可不降等已而又有犯僖宗廟諱者有旨押出在廷之人無不稽首欣服臣與同列退相告語非獨以見聖人畢躬尊祖之意亦足以知陛下嚴於取士之法不好小惠以求虚名臣備位禁近固當推廣聖意將順其美而補其所未備謹具貢舉合行事件畫一如左

一伏見祖宗舊制過省舉人一經殿試黜落不少既以慎重取人又以見名器威福專在人主至嘉祐

中始盡賜出身然猶不取雜犯而近歲流弊之極雜犯亦或收録遂使過省舉人便同及第縱使紕繆亦玷科舉恩澤既濫名器自輕非祖宗本意也自来過省舉人限年累舉積日持久方該特奏名恩今来一次過省殿試不合格當年便得進士出身此何義也伏乞下省司立法將来殿試除放合格人外其餘並皆黜落或乞以分數立額取人所貴上無姑息下絶僥倖之心如聞已有去取二分

指揮然有法不行與無法同如已有法即乞申明

仍告喻天下將來殿試依法去取

一自来釋褐舉人惟南省榜首或本場第一人唱名

近下者或有旨升一甲然皆出自聖意初無著令

今者南省十人已上及别試第一人國學開封解

元武舉第一人經明行修舉人與凡該特奏名人

正及第者皆著令升一甲紛然並進士不復以升

甲為榮而法在有司恩不歸於人主甚無謂也竊

謂累奏舉名已是濫恩而經明行修尤是弊法其間權勢請托無所不有侵奪解額崇奬虛名有何功能復令升甲人主所以礪世磨鈍正在科舉等級升降榮辱之間今乃輕以與人不復愛惜臣所未喻伏望聖慈更與大臣詳議前件著令乞賜刋削令後殿試唱名除南省逐場第一人臨時取旨外其餘更不升甲所貴進退之權專在人主其經明行修一科亦乞詳議早行廢罷

一臣近在貢院與孫覺孔文仲同入劄子論特奏名人恩澤太濫未蒙施行伏乞檢會前奏降付有司詳議裁減仍乞立法應特奏名人授文學長史之類今後南郊赦書更不許召保出官

一伏見近日禮部立法今後科場差試官三人者一人詩賦二人經義差兩人者詩賦經義各一人臣謂此法不可施行凡差試官務在選擇能文之士若得其人則治易及第不害其能問春秋經義入

官不害其能考詩賦若不得人正用本科不免錯
繆須自聲律變為經義則詩賦之士便充試官何
曾別求經義及第之人然後取士若必用本科各
考所試則經義詩賦策論四場文理不同亦須各
差試官一人而後可此本言者私憂過計而有司
不察便為生出此條自有科場以來無此故事今
後每一試院分兩頭項試官問經義者則主虛浮
之文考詩賦者則貴聲病之學紛紜爭競理在不

疑自此科場日有詞訟為害不小了無所益今来朝廷既復詩賦又立此條深恐天下監司妄意朝廷必欲用作詩賦之人為試官不問有無詞學一例差充其間久離場屋之人或已廢學若用虛名差使顯不如經義及第有文之人欲乞特賜指揮今後差試官不拘經義詩賦專務選擇有詞學之人其禮部近日所立條貫更不施行

右取進止

乞罷學士除閑慢差遣劄子

元祐三年三月某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因宣召面奉聖旨何故屢入文字乞郡臣具以疾病之狀對又蒙宣諭豈以臺諫有言故耶兄弟孤立自來進用皆是皇帝與太皇太后主張不因他人今來但安心勿恤人言不用更入文字求去臣退伏思念頃自登州召還至備員中書舍人以前初無人言只從參議役法及蒙擢為學士後便為朱光庭王巖

叟賈易韓川趙挺之等攻擊不已以至羅織語言巧加醞釀謂之誹謗未入試院先言任意取人雖蒙聖主知臣無罪然臣竊自惟蓋緣臣賦性剛拙議論不隨而寵禄過分地勢侵迫故致紛紜亦理之當然也臣只欲堅乞一郡則是孤負聖知上違恩旨欲默而不乞則是與臺諫為敵不避其鋒勢必不安伏念臣多難早衰無心進取得歸丘壑以養餘年其甘如薺今既未許請郡臣亦不敢遠去左右只乞解罷學士除臣一京師閒慢差

遺如秘書監國子祭酒之類或乞只經筵供職庶免衆人側目可以少安取進止

東坡全集卷五十四